

三代考古

(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三

七

五

古

一

一



三代考古

(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辑的关于三代考古研究的论文集。文集包括理论思考、专题探索、学苑杂弹等板块，收录了该研究室在职研究人员和中外其他科研单位学者的论文 30 余篇。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历史、民俗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代考古.4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03-033001-7

I. ①三… II. ①中… III. ①文物 - 考古 - 中国 - 三代时期 - 文集
IV. ①K87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6933 号

责任编辑: 刘 能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2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33 1/2 插页: 1

字数: 784 000

定价: 1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三代考古》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王 巍 杜金鹏

编 委：许 宏 徐良高 何 努 唐际根
谷 飞 印 群

本辑执行主编

徐良高

目 录

理 论 思 考

聚落考古路线探索	杜金鹏 (3)
城·都城·城郭·城墙——城市考古研究札记之一	许 宏 (16)
东亚陶鬲研究之省思——以制法及相关问题为中心	黄川田 修 (26)
陕西渭北地区“山东村”调查的初步收获及启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47)
中国古代陵墓建设的阶段性	牛世山 (65)
关于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年代的思考	李宏飞 (71)

专 题 探 索

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	何 弩 (85)
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之比较研究	高江涛 (120)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探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 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	博凯龄 (129)
也论夏商时期晋中地区的诸遗存	常怀颖 (183)
关于东京大学文学部陈列室收藏的青铜爵——从青铜器制造技术看商代 早期青铜器	铃木 舞 (203)
从陶容器内残余物的分析考察二里头遗址先民的饮食状况	 赵春燕 赵海涛 陈国梁 许 宏 (228)
关于偃师商城西一城门外护城壕内桥涵设施的复原设想	谷 飞 (234)
偃师商城宫城出土深腹罐功用试析	曹慧奇 (242)
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岳洪彬 何毓灵 岳占伟 (248)
殷墟手工业生产管理模式探析	何毓灵 (279)
花园庄东地 M54 “铜手形器”考释——安阳殷墟 1976 年发掘以来首见 新类型器物探讨	谢银玲 (290)
殷墟出土叉形器功能考	岳占伟 岳洪彬 (305)
各具特色的殷墟与三星堆青铜器的化学组成	赵春燕 (314)
强国葬制研究——对外关系分析	田畑 润 (324)
略论西周时期车马埋葬制度——以丰镐、周原和雒邑三个都城遗址为例	付仲杨 (345)

谈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之随葬车马坑	印 群 (375)
邢国都城考	庞小霞 (383)
吴文化考古主要成果及其评议	徐良高 (400)
苏州城内东周遗存的年代	唐锦琼 (415)
关于石室土墩多次利用问题的探讨——以苏州鸡笼山 D1 石室土墩的发掘为例	孙明利 李 红 (427)
新见可疑铭文八器探讨	严志斌 (438)
日本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及相关研究	吉野彩美 (444)
“泥条拉坯成型技术” 读识	彭小军 (461)
殷墟晚商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研究回顾与再探讨	
.....	李志鹏 何毓灵 江雨德 (471)

学苑杂弹

关于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文化的断想	许 宏 (487)
大遗址考古是保护还是破坏辨析	何 弩 (490)
关于古代陶器生产与流通的推想：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个值得琢磨的假说前提	徐良高 (492)
“绿松石之路” 的价值及其探索的可行性讨论	徐良高 赵春燕 (497)
二里头遗址出土小件文物漫谈	陈国梁 (503)
关于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含义问题	唐际根 (507)
关于商周马车轨距的思考	岳洪彬 岳占伟 (511)
殷墟王陵区出土铜弹形器的功能考	岳洪彬 岳占伟 (5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2009 ~ 2010 年度科研成果存目	(521)
编后记	(530)

理论思考

聚落考古路线探索

杜金鹏

聚落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主体与核心。正确认识聚落考古学的任务与路线，是做好聚落考古的关键前提。

一、聚落考古的基础任务

张忠培先生指出，聚落考古基本内涵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分布的研究；其四，是不同谱系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异、同的探索；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1]

本文所述，主要是指聚落个体考古研究。

笔者认为，聚落考古的考古学基础任务，大致有四项。

其一，聚落内涵研究。聚落内涵指的是构成聚落的所有文化遗存及其相关的自然遗存，我们习惯上把文化遗存区分为遗迹、遗物两大类，遗迹中按照功能分为建筑（含构筑物）、作坊、墓葬、祭祀遗存等，遗物则按材质分为铜器、金银器、石器、玉器、陶器、瓷器、漆木器、角牙器等。聚落内涵研究是研究聚落其他问题的基础，几乎所有课题都要从聚落内涵研究中延伸出来。

其二，聚落形态研究。聚落形态包括聚落范围、形状、结构、布局等。聚落范围是指聚落四至，应注意聚落本体与附属遗存的关系、聚落个体与聚落群体的关系；聚落形状是指聚落遗址的平面状态，应注意聚落形状与当地地形地貌的关系；聚落结构是指聚落的框架构成——以城墙、城壕、道路、沟渠等为骨干，应该重视其外围结构和内部结构；聚落布局是指聚落的平面安排，即各种重要遗存的规律分布。

其三，聚落演变研究。聚落演变主要指聚落内涵与形态在时空方面的变化。建立在层位学、标型学基础上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是聚落演变研究的手段之一。当我们把大量遗迹遗物的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一一确定，便能勾勒出聚落的演变轨迹。

其四，聚落关系研究。聚落关系是指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亦即个体与个体、个

体与群体的关系。

孤立地研究聚落个体，不能很好地彰显聚落的等级、特色等，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更容易发现聚落的本质。

上述四项基础任务，从工作顺序讲大致是递进关系，但有时也有交叠。

二、聚落考古的史学目标

聚落考古除了要完成考古学基础任务之外，还要达到一些基本的学术目标——主要是有关古代社会的命题^[2]。

其一，生态层面。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不能创造生态，但是可以改善生态，也可以破坏生态。生态的变化制约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

其二，经济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催生文明因素、滋养文明体质。聚落考古须于当时的经济形态、经济水平有所了解。这主要通过遗址规模、遗迹遗物的数量、性质等来分析。其中，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经济形态是关注重点。

其三，技术层面。聚落考古中关于古代技术的研究，可从建筑物、构筑物、墓葬、工艺品、日用品等方面加以分析。主要是建筑业、制造业、水利工程等方面所体现的技术水平。

其四，政治层面。聚落考古政治层面的研究，主要是指社会管理方式、社会运作模式研究。可通过聚落的规划、建设、内涵、格局、变迁以及个体聚落在群体聚落中的地位演变等，加以观察分析。

聚落考古的基础任务，是聚落考古第一层面的课题，要在田野工作中解决。而聚落考古的史学目标，则是聚落考古第二层面的课题，建立在第一层面课题的基础之上。

三、聚落考古的技术路线

聚落考古的技术路线，是指从事聚落考古时的思路和方法。不同时代、类别、规模的聚落，其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应有所区别；不同规模、水平的科研团队，也应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一句话，要从实际出发，即从考古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实际出发，充分注意科学性、可行性。

聚落考古技术路线虽有差异性，但更多的是共同性。

聚落考古技术路线大体可归纳为“点、线、片、面”四个要素。

点。所谓“点”，就是对一些点状文化遗存（包括建筑物、墓葬、作坊等文化遗存）的了解。这是一个很长的积累过程。在一个面积广大的聚落遗址上，根据不同的学术目标，在不同地点布下面积不同的探方，所挖到的文化遗存，孤立地看就是一些

点状遗存。这些“点”虽有大小，但还都是单独的文化遗存分布点。

线。所谓“线”，指的是对一些线状文化遗存（包括城墙、城壕、道路、水渠等）的了解。在发现线状文化遗存时，一定要抓住不放，顺藤摸瓜理出头绪。

片。“片”是由“点”组合而成的。一些有着内在联系且彼此靠近的“点”，组合起来就是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片”状遗存。

面。整合了全部“点、线、片”遗存之后，就是遗址的文化遗存“面”了，也就是整体面貌。“面”是有不同等次的，随着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会逐步由模糊到清晰、由粗疏到细腻。但关于遗址“面”的探索是无穷无尽的，虽然我们能越来越接近历史事实，可永远无法完全认知、复原历史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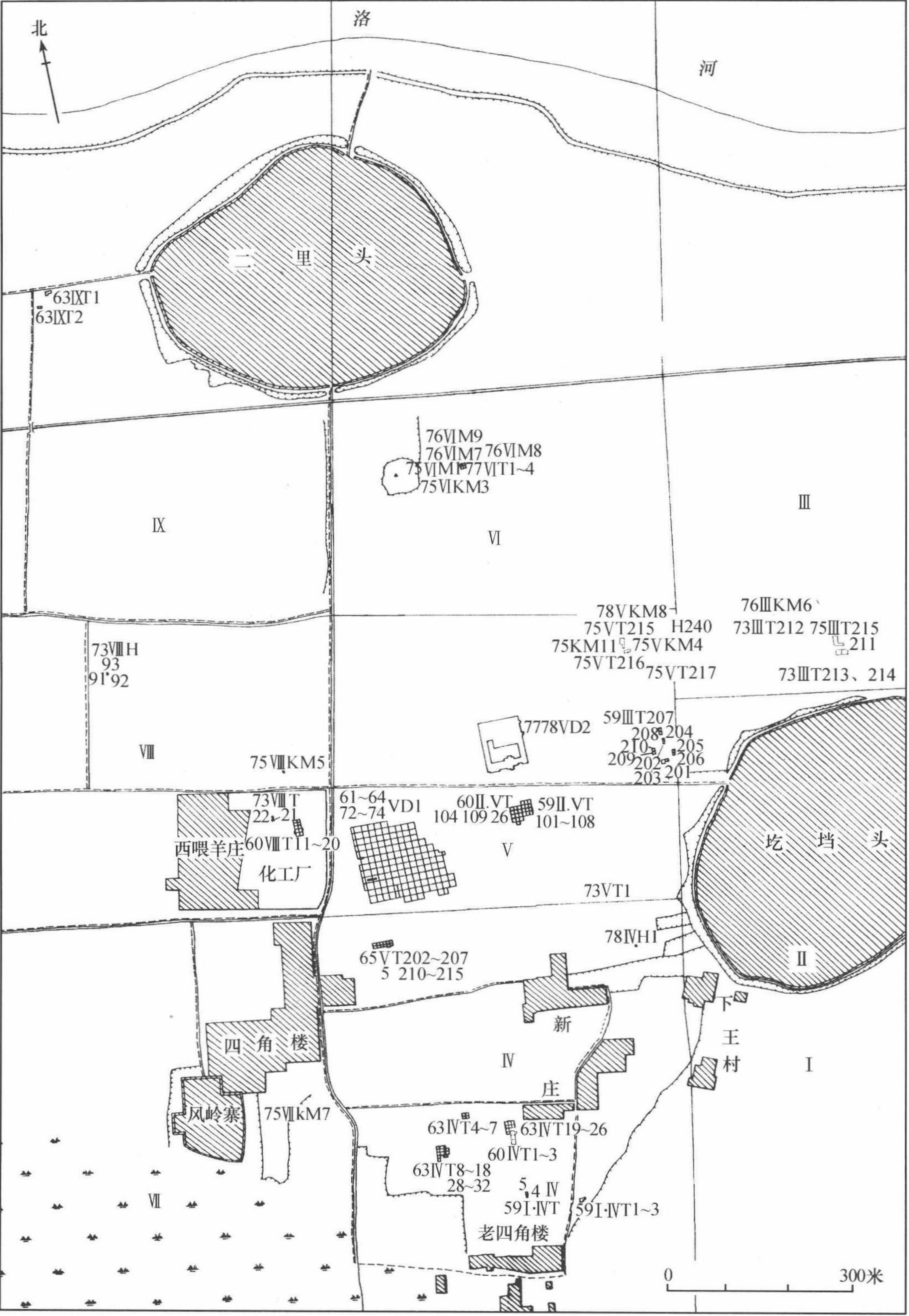
“线”状遗存就像是骨骼、筋脉，“点”状遗存就像是五脏、肌肉，“片”状遗存可比喻为躯干、四肢，以上三方面的有机组合形成的“面”，就是“完人”了。

这四个要素，“点”是基本元素，由“点”可联成“片”，亦可联成“线”；“片”和“线”构成“面”。在实际工作中，“点、线、片、面”是动态变化、交互作用的。做聚落考古，心中要时时刻刻装着“面”上的事情，因为“面”是终极目标。但，一切的工作又都是从“点”、“线”入手的。“点”多了就会形成“片”。

有几个实例很有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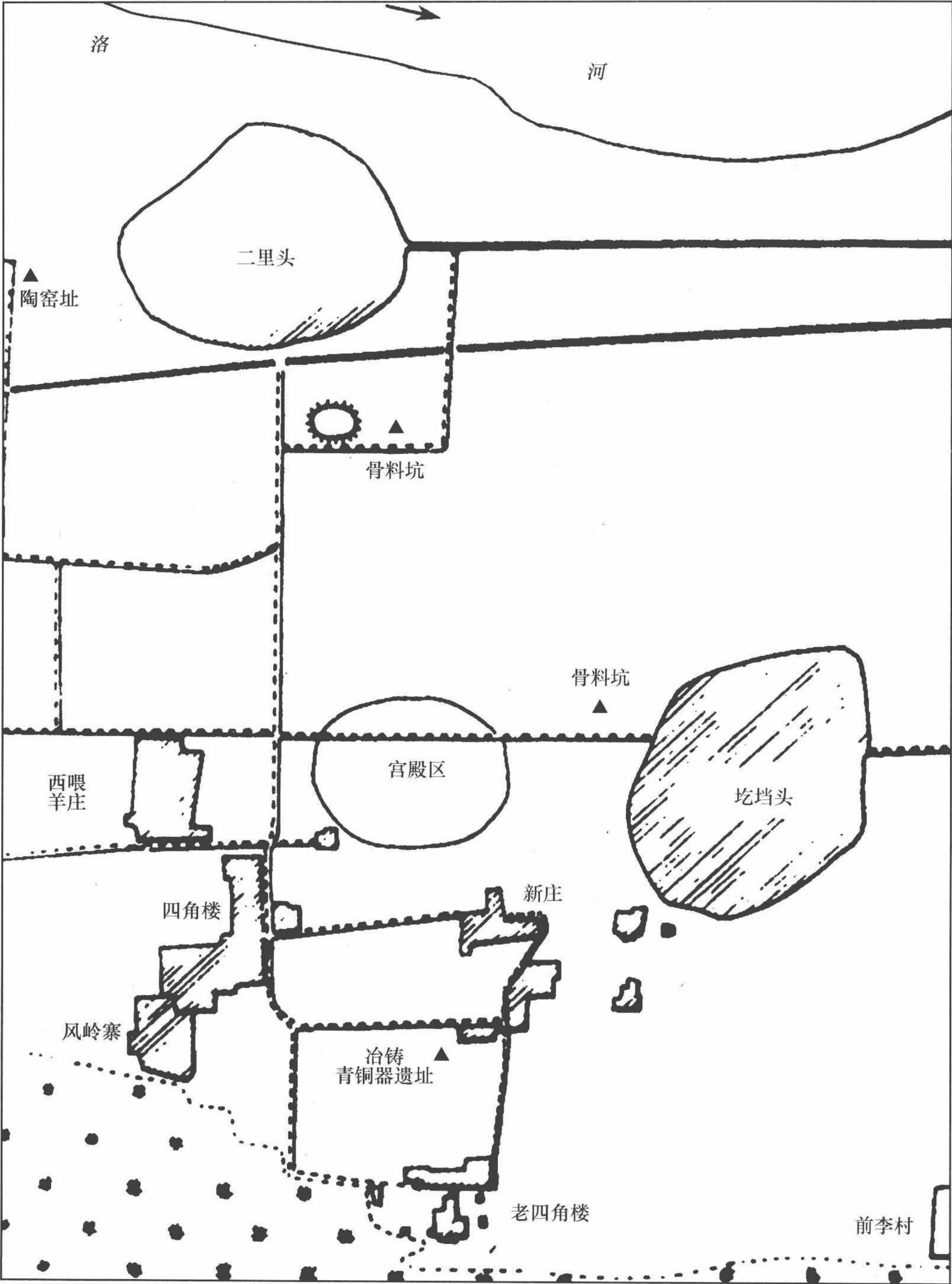
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进行50年了，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做“点”。1960年发现一号宫殿，1978年发现二号宫殿，虽然认定是宫殿建筑基址但是在发掘简报中始终未提到“宫殿区”概念^[3]（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确定遗址中部是“宫殿区”^[4]（图二），这便出来一个“片”。在这个“片”里面，我们持续发掘，揭露出多座宫殿建筑基址（还是“点”）。后来，又确认大中型建筑、手工业作坊、祭祀遗迹等的大致分布区域，于是遗址上出现多个“片”^[5]。可是，这些“片”只有大体的位置、模糊的范围，互相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图三）。进入新世纪，发现了宫城城墙和围绕宫城的“井”字形道路以及宫城南面围护作坊区的城垣等“线”状遗迹^[6]，二里头遗址的聚落“面”貌方才豁然开朗。原来，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是以宫城为核心、以“井”字形道路为骨骼，把聚落（至少是聚落中心区域）分为功能不同的九个片区。宫殿区居于核心，其南面是手工业区，北面是祭祀区，东、西两面是贵族聚居区^[7]（图四）。可以说，这个看似简单的“线”状遗迹，在聚落布局研究中意义实在重大，其学术价值应在发现一座宫殿基址之上。在这里，“点、线、片、面”的关系十分明确而典型。

在偃师商城遗址，首先发现的是城墙遗存，顺着这条“线”找到一座完整的城址^[8]（图五）。接着，在城址内发现多片夯土建筑基址，后来确认分别是宫城、府库^[9]（图六）。在城内，先后发掘过许多地点，这些“点”有的集合为手工业作坊遗迹（主要集中在大城东北部），有的则连结为“小城”城墙（这是王学荣先生的重要发现与贡献）^[10]（图七）。从一些分散的“点”，连成完整的“线”，根据这条“线”勾勒出一个“面”的轮廓。可见“点、线、片、面”有着互证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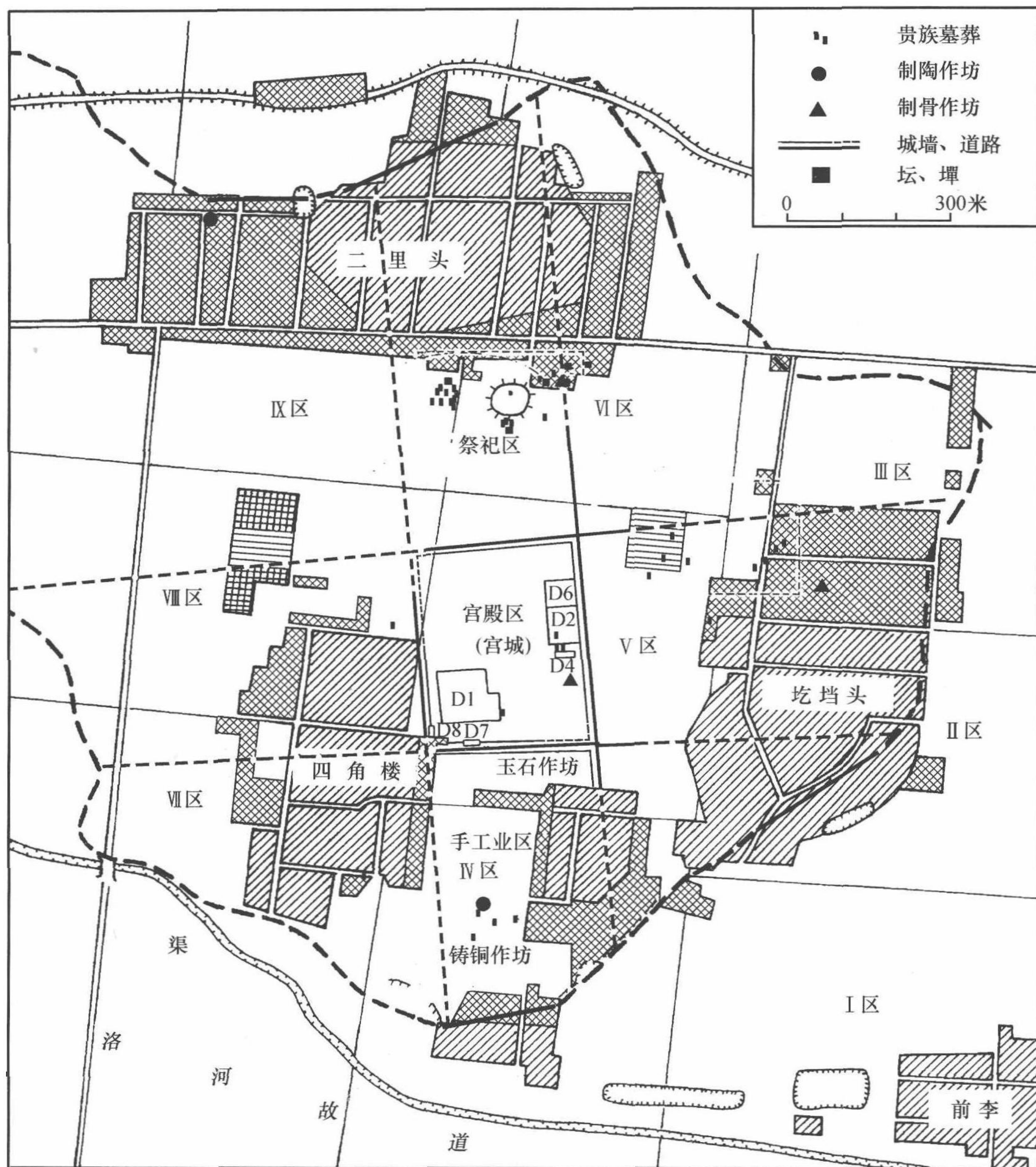


图一 二里头遗址早期发掘点分布图

（采自《偃师二里头遗址》，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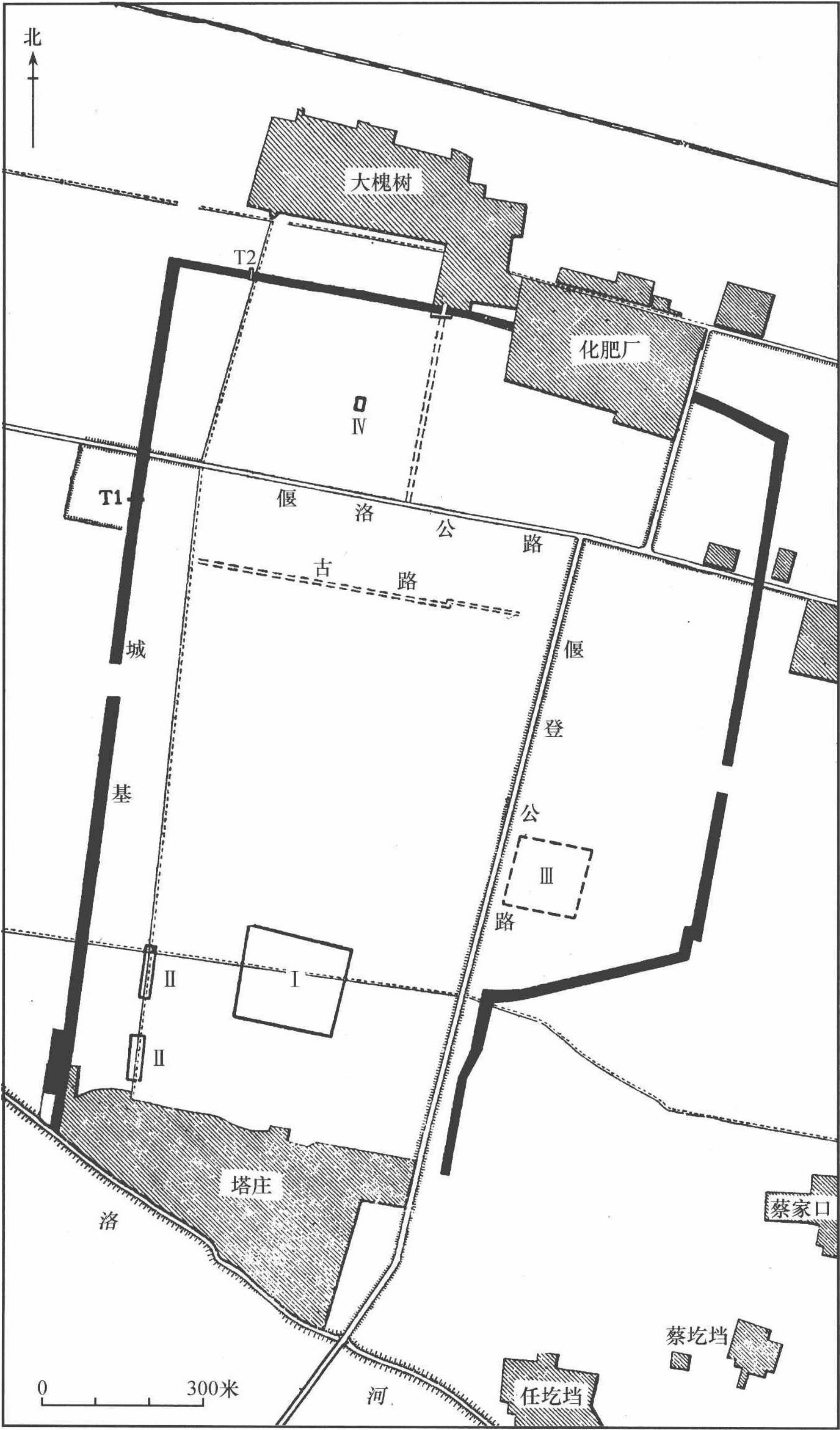
图二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位置示意图
(采自赵芝荃《论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邑》，图一)



图四 二里头遗址布局图

(采自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研究》，110页，图二)

商代“道路已多有发现”。“从已见资料看，商代的道路明显可以分为大道和小路两种。其中大道可以通马车，贯穿多个商邑。小道则可能连通商邑之间。”同时还指出：殷墟还发现“两条大型沟渠穿越‘大邑商’腹地，使诸族邑成为有机整体”。“这是两条沿西北—东南走向贯穿整体殷墟的大型人工工程。其总长度至少在2.5千米以上”，是为制陶、铸铜作坊提供水源的水利设施^[12]。殷墟考古学者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等



图五 偃师商城最初发现时的平面图
(采自《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图二)